

力力 平平 [著]

跨海

Crossing the Ocean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跨海

力力 平平 著

责任编辑：夏 嫻

版面设计：侯国强

Copyright © 2023 by Li Xu and Jianping Zhou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 年 12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116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 2023950506

美国国会图书馆预编目号码 ; 2023950506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595-4

故事梗概

小说以20世纪的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一个出身于反革命家庭的女子曾和平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和平的家庭背景使得她被社会视为不信仰共产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后代，这导致她及家人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困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与台湾两岸之间关系的逐渐恢复，和平渐渐意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并抓住机遇寻求自己的道路。她移居美国，在美国她面对不同的挑战和机遇，通过自身不断努力和奋斗，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小说通过描绘和平及她的家人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人生经历，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社会从1949年至2005年间的巨大变革，以及美国、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对于普通家庭和个人的深远影响。同时，小说也通过和平个人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一个包容有信仰有健全法制的公民社会给普通人所提供的无限可能性。

谨以此书献给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亲人们！

1

十月的瑞芳不冷，只是雨多，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老人剧烈咳嗽了一阵后，慢慢平静下来。半倚在靠窗边的木床上，将棉被紧紧裹住自己的身体，这半年多来，他总觉得冷，寒气仿佛是从骨髓深处冒出来的。这样的冷，让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上帝给自己的日子或许不多了。

老人望向窗外，昏黄的路灯被雨雾笼罩着，散发着微弱的光芒。老人的脸在暗黄色的灯影中显得十分憔悴和消瘦。深深的皱纹刻在眉头和眼角，只有他那双眼睛仍然透露出一丝坚韧的光芒。世界还在沉睡中，可他一点睡意都没有了。想着今天是和小囡约定通电话的日子，老人的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笑意。

静坐在黎明前的黑暗里，老人的思绪飘向了三十六年前那个雨夜，那晚的惶恐和心悸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消逝，唯有抱着熟睡中的小囡那份心痛和不舍刻骨铭心……

在随后逃亡的日子里，他常常想：要是不逃走，留下接受新政府的拘捕，结果会如何？以自己抗日英雄的身份，以自己治理水镇的政绩和民意，新政党会将他如何定罪呢？

隔壁房间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打断了老人的思绪。老人知道是妻子起床了。又要开始忙碌的一天了。

自从十五年前，从台北搬到瑞芳，他就把瑞芳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瑞芳不仅有着和水镇相似的白墙青瓦、街头窄巷，还有着和水镇一

样的邻里亲情，让他常常感觉又回到了故土，只是……

“老头子啊，红糖水泼蛋做好了，你趁热吃啊！我走了。”妻子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老人应了一声，便缓缓起身，拿起椅背上的外套，穿好，转身慢慢将被褥整整齐齐叠好后，才走进洗漱间。

厨房的锅台上有个小锅，老人从洗漱间出来就直接走向锅台，小心翼翼地锅里温热的水泼蛋盛到碗里，然后捧着碗走到靠窗边的方桌边坐下，在昏暗的灯光下慢慢地喝一口汤，再夹住鸡蛋往嘴里送，细细品味着微甜温热的水泼蛋---这是家乡江县各镇待客的特殊茶点。走亲访友，主人将客人迎进门一番寒暄后，女主人通常转身进入厨房，在大锅里舀一大瓢水，然后坐到炉膛后面，向炉膛里塞一把干草，点上火，使劲儿拉起风箱，火烧旺了，水也沸腾了，啪啪敲破蛋壳，把鸡蛋倒往沸水里，几分钟后，雪白的水泼蛋就做成了。将水和蛋一起盛放到碗里，再放一勺红糖，一碗热气腾腾的迎贵客的点心就端到了客人面前。讲究的人家还会在水泼蛋里放上一把油炸的细细的面棍子——俗称“油撒子”，客人通常都会和主人推让客气一番，才肯慢慢端起碗来将这碗茶点吃掉。

当年他在水镇做镇长的时候，最怕去乡下拜访乡里乡亲，走几家就要吃几碗这样的水泼蛋。有段时间，他甚至看到鸡蛋都想吐。后来呀，他逃到香港，身无分文，饥肠辘辘的时候，回想着当年自己吃得想吐的红糖水泼蛋是如何的美味。就心里发誓：以后我有了钱，每天都要吃上一大碗。这两年他每天固定不变的早餐就是红糖水泼蛋，一点不厌倦，越吃越香。其实，连老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是，一碗水泼蛋，已经成了一种连接他与故乡的仪式。慢慢喝慢慢品，慢慢吃慢慢嚼，关于家乡点点滴滴的记忆就一点点浮现在眼前，有时候吃到一

半，就神游回故土了……

老人很痴迷这样穿越时空隧道的神游。神游让他回到生命中最璀璨的日子，感受当年那意气风发的生命力。小囡就是他生命最璀璨日子里的结晶。当接生婆把一个还在不停哇哇啼哭，拳打脚踢的新生儿抱给他看时，那个软软绵绵胖嘟嘟的小生命就止了啼哭，一双亮亮的清澈见底的大眼睛安静地看着他，小小嘴角竟然还微微上扬，仿佛在对她笑。他的心一下子就在这小生命的笑意中融化了。

一旁的接生婆还打趣道：“看看这对父女，刚刚还哭得哇哇的小囡，一到爹的手里，就安静了。真正是应验了那句老话——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也真是，他的小囡和他特别亲。每天他从镇公所下班回家，小囡就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一刻不分开，直到躺在他怀里睡着。虽然他非常宠爱这个女儿，嘴里天天对着这个宝贝叫：小囡囡，小囡囡。但还是在太太的催促下，给女儿取了一个正式的大名——曾和平。太太诧异道：“你天天叫伊小囡，嗲得来勿得了。取个大名倒不像小姑娘的名字。”他说：“你这就不懂了，女孩子取个男孩名，一来好养，二来也包含着我的心愿。打了这么多年仗，真真厌忒嘍！希望我的小囡给我们带来永久的和平。”

然而，这心愿在两年后就被现实打落得妻离子散……

2

电话铃声响起，老人从凳子上跳起，以令人诧异地敏捷抓起桌上的电话筒，一声：“喂”，听筒那头就传来了脆脆地带着笑意的声音：

“爸，我是小囡，你都好伐？”

老人的脸笑得像盛开的菊花，一脸灿烂。他将听筒紧紧贴在自己的耳边，头不停地点着，嘴里不断地说着：“好的好的。小囡，你不要为我担心，我有人照顾着。倒是你一个人在美国，不要太苦了自己。多吃点，少打点工。记得啊！”

女儿在电话那头答应着，接着说：“爸，我才见过夏表姑，她代问你好呢！她说要是你身体好啦，到美国来和她好好叙叙旧。”

女儿提起的夏表姑就是老人的表姐夏静之，她也算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传奇女性。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抗战爆发，随政府迁移到重庆，与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一起在后方保育院共过事，深得蒋夫人赏识。抗战结束后，蒋夫人将其作为新女性派回家乡建设地方政府，成为江县木镇的第一位女镇长。当年也正是这位表姐引领他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抗日军队。抗战胜利后，自以为属于他们的光荣与和平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结果内战又爆发，到最后大家都跑散了。

老人对着电话说：“小囡，你也替我问她好。我前几天写了两首小诗，已经寄给你了，你收到后，有空拿去给她看看，让她帮我教正教正。”

“爸，你又写诗了？你送我的那首诗，我把它放在镜框里挂墙上。看样子我还得再去买两个镜框，让整面墙都是你的诗。”

父亲听了，咧嘴笑得更欢了。

父女俩在电话上聊了几句家常后，老人转了话头，神情凝重地对着电话那头的女儿说：“小囡，你听好，爸爸今天想关照你几件事情，你一定要记牢在心上。第一，不要再给我这边寄钱。你一个人在美国打工不容易的，有点钱寄回国让你老公好好照顾孩子们。第二，你若真是真喜欢美国，就要争取拿到身份，把老公和孩子们尽快接到美国。一家人不可以分开太久。第三，也是爸爸今天最想要交代你的事。我这辈子最愧疚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和你母亲，但是仔细想想：当年我即使不逃走也保护不了你们母女。逃走之前，给你们留了些金银和自以为值钱的东西，以为可以给你们生活有个最基本的保障，结果……”

老人停顿的间隙，女儿忍不住插嘴：“爸，你不要老是这么想，你当年也是被逼无奈的呀！”

老人接过话头，继续说：“小囡，这些年来，爸爸对自己的一生有了一些反思。年轻时候的信仰其实是不牢靠的，所以我前半辈子就像浮萍一样漂浮不定。现在我信了耶稣，才明白了一点真理之道。小囡，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但不要像爸爸年轻时候那样，只相信自己的聪明能干。有空去教会听听道，有事找教会帮帮忙。你会慢慢领会爸爸的心意。至于我这里的情况你已经了解了，我不再多说了。爸爸现在什么也帮不上你，但我希望你今后能和爸爸有同样的信仰——信耶稣。天堂里我们可以见面，永远在一起！”

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哽咽。电话那头的女儿眼睛也开始有点湿，不知如何接口。又听到父亲在说：“小囡啊，希望今后你能替我照顾好你的姆妈。我亏欠她的无以回报，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电话那头被老人称为“小囡”的女儿，就是他一生唯一的亲生女儿曾和平，现在已经是三十九岁的小妇人了。身材娇小的她有着和老人极

其相似的面容——一双亮晶晶的深邃眼睛镶嵌在棱角分明的小脸上。小囡是江南水乡一带的父亲用来称呼他们的小爱女的。一般女儿长大了，父亲就会改口叫她们的大名。可是父亲曾丙坤给她取了曾和平这个没有性别感的名字后，从未用这个名字叫过她。或许在他老人家的心中和记忆里，她永远都是那个三岁差一点的小囡。

3

曾和平放下电话，陷入沉思。父亲今天怎么啦？为什么这么急切地交代她这三件事？想着一年前通过夏表姑的关系如愿以偿来到美国，在表姑的帮助下终于和父亲通上电话的情景——离别了三十五年的父女，第一次听到彼此的声音后，都情不自禁地抱着电话筒失声痛哭。父女俩心中蕴藏多年的痛苦、委屈和思念在彼此一声：“爸”、“小囡”的呼唤中，犹如静默多年的火山岩浆瞬间喷涌而出。坐在一旁的夏表姑也跟着一起流泪不止。最后还是表姑她老人家最先止住泪水，对着话筒说：“哎呀，丙坤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勿要再哭啦！美金都被哭跑了，你们好不容易通上话了，要多讲讲……”

可父女俩都一时语塞，三十五年的别离，话从哪里说起呢？还是父亲曾丙坤止住悲伤，哽咽地对着话筒说：“小囡，你为爸爸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和你母亲……”

的确，曾和平为了父亲的缘故，从小受了许多苦。虽然在她幼年模糊的记忆里，她是爸爸的宝贝，爸爸是最宠爱她的人。她还清晰地记

得坐在爸爸脖颈上，和爸爸一起逛街的美好时光。只是那个日子太短，她一觉醒来，爸爸就不在了。没有了爸爸的守护，曾和平的生活仿佛从天堂坠落到了地狱。

先是母女俩被赶出家门，只能寄居在镇上的亲戚家。后来他父亲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后，母亲又不愿意听从政府工作人员的劝说嫁，结果自己不能进厂工作外，还背负起了“反革命家属”的罪名，曾和平自然也就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女儿。水镇待不下去了，母亲带着她回到木镇的外婆家。

那时他们的家乡江县有六个大镇——水镇、木镇、金镇、花镇、云镇和天镇。其中木镇最大。外婆出生在小小的花镇，年轻时是花镇上有名的美人坯子。经媒妁之言，嫁给了木镇的中医世家郭家的大公子。郭家大少爷是典型的江南才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唯一的遗憾是从小身体孱弱。郭家娶外婆为媳，不仅仅是外婆年轻貌美，最看重的是她知书达礼的性情和健康的身体。郭家希望活力四射、笑容满面的外婆给郭家带来新的生机。外婆也不负郭家所望，嫁到郭家几年后就为他们生了一女三子。外婆聪明能干，很快就学会了识别各种不同的中药材。养儿育女之外，很多时间泡在药房帮忙处理各种中草药，还在门店里为顾客抓药。外婆平时待人真诚友善，热心助贫，在木镇深得人心，算得上是位德高望重的妇人。所以即便中年丧夫、女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木镇的老居民待她依然如故的敬重。

母亲带着和平靠着娘家的祖荫和外婆的好人缘，在木镇帮人洗洗补补做点手工，倒也安顿了下来。可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当有消息传来：水镇政府将派人来寻曾丙坤的反革命妻子郭瑞芳回去批斗时，和平的妈妈慌了。还是见多识广的外婆冷静地替女儿想到了一条

逃亡之路——到洛阳去。

原来曾丙坤在抗战结束后，曾在洛阳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在当地购买了两间老宅，后来被上级派回老家做镇长，洛阳的房子就闲置在那儿。当时外婆得知后，就对女婿说：“丙坤，房子空着不好，不如借给我，让我药店常去洛阳进货的伙计当旅店住。”丙坤向来十分尊重丈母娘，加上天生的豪放性格，对丈母娘说：“姆妈，好主意！一家人有啥借不借的，有人去帮我看着房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别说借了，就派人去住呗。”

危难之际，外婆想起了后来定居在洛阳的药房老伙计，以及他在洛阳一家药厂做药剂师的儿子。外婆这个万事通，嗓音略带激动地对女儿瑞芳说：“最近听说他儿子养了两个小孩，很想找个家乡人去帮忙照看，你过去，正正好，他们应该不会亏待你的。”

瑞芳听后，也别无选择，当晚就离家，从无锡坐火车去了洛阳。从此，隐姓埋名地在洛阳定居下来。

4

小小的曾和平在经历了家庭剧变后，身体和心灵都迅速成长。小时候的任性娇宠迅速退去，见人低眉顺眼，不声不响。

若有人问她：和平，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啊？

她会看一眼对方，然后低下头说一声：不知道。然后转身跑开。

若是听到好心人对她说：哎哟，这是曾镇长的女儿，作孽哦！这么小，就没了父母。

她就会扬起小脸，笑笑说：我不可怜，我有外婆。

其实，妈妈在逃离前的一天，让外婆从一条被褥里掏出一件闪闪发光的粉色多褶的花边小裙子。和平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裙子，她的双眼紧盯着小裙子，

嘴里怯怯地问：“姆妈，我可不可以摸一下裙子？”

妈妈看了一眼外婆，眼神有些悲凉。

柔声对她说：“摸吧！和平，这是你小时候穿的裙子。你爸在上海给你买的。”

和平小手抚摸着裙子，然后抬眼看着妈妈问：“爸去哪儿了？”

妈妈不知如何回答年仅五岁的女儿的问题。还是外婆反应快，一把将和平搂入怀中，然后摸着和平的头发说道：“阿宝，你爸是做秘密工作的，他到哪里去，我们都不知道的。你只要记得你爸是个好人，特别喜欢你，以后好好学习，等你爸回来后，我们阿宝就可以有更漂亮的裙子穿了。”

和平毕竟是个五岁的孩子，听了外婆提到漂亮裙子，本能地把手里漂亮的裙子抓牢抱在怀里。

那晚，和平就是抱着那条美丽的粉裙入睡的。一早醒来，妈妈不在了，只留下小小的和平和有着一双小小脚的外婆。从此，祖孙俩相依为命。

在妈妈走后的日子里，有一次外婆偷偷告诉她：“阿宝，你爸出门之前，拎了个箱子给我，里面有好些金银首饰和钱，可惜后来被没收了！”

外婆叹道：要是那些金银珠宝不被拿走，我们祖孙俩也用不着整天为钱发愁，让你小小年纪就要帮外婆做工赚钱！作孽啊！

外婆每次提到令人不快的事情，总以这三个字为结束语。

和平对金银珠宝没有概念，只知道爸爸给她买的这条粉裙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裙子。她每天睡觉前都要求外婆给她看一眼让她摸一下。后来外婆不耐烦，把裙子交给和平自己保管。从此，裙子成了小和平无声的朋友和心灵的慰藉。想爸爸妈妈，或者在外面受了委屈，就一个人抱着裙子就像抱着父母一样，大哭一场……

再后来，和平的眼泪越来越少了。她骨子里的倔强慢慢生长出来。外婆没有文化，却有眼光。认为人只有读书才能有出息。在外婆的管教下，和平读书很努力。虽然出身不好，但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校慢慢赢得了同学和老师们的喜爱。

5

江县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历朝历代都很富庶。水乡民风淳朴乡民性情也大多温和，每个家庭最在意的事情就是把自家的日子过好了。虽然各种政治运动如波涛般不断从北到南、从西向东地掀起，到了江南这块水乡之地，也就成了阵阵涟漪……抑或是离革命的中心有些远；抑或是这块土地缺少深扎的革命种子，总之，任何革命运动都是在慢慢地跟进、草草中结束。

所以，外婆与和平虽然背负着“反革命家属”的身份，祖孙俩的日子还算是波澜不惊。加上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对她的喜爱，和平慢慢恢

复了骨子里就有的自信和开朗。只是初中毕业后，在成分论的政治大环境下，和平这个“反革命女儿”的身份过不了政审那关，不能像有些出身好的同学那样升入高中继续学习，也不能像有些出身好的同学们那样进入当地著名的纺织厂。和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遭遇，对于她来说，不上学，只要有工作，有钱赚，能养活自己和外婆就是最好的待遇了。最终她进了木镇最没人愿意去的煤球厂工作。煤球厂的工作非常不适合女孩子做。每天做煤球、送煤球，都是体力活，小伙子都觉得累和脏的工作，和平一做就是十八年。

期间，和平结识了大她五岁，俊朗帅气却总有些郁郁寡欢的吴家成。说起来，家成的父亲与和平的父亲是中学同学。后来都到了大城市读书，参加了国民党。抗日期间，两人分别被派回家乡从事地下工作——保证军需供给。抗战胜利后，两人又都因抗日期间的军功，被政府再次派回家乡工作。和平的父亲曾丙坤做了水镇的镇长，吴家成的父亲吴伯恩做了金镇的镇长。只是家成的父亲在1949年没有选择逃离，结果被抓捕，关押期间，原因不明地死于狱中。

家成母亲很快听从了新政府工作人员的劝告——改嫁，为家成谋到了一个好出身。然而家成从未因母亲的改嫁，而有半点的欣喜。他坚决不让母亲给他改姓，他曾对母亲威胁说，要是把他的姓改了，他就去死！他的爸爸就只有一个——吴伯恩。家成对父亲的记忆远多于和平对于父亲的记忆。父亲离世的时候，家成已经八岁多了。他太爱自己的父亲吴伯恩了！那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爸爸突然间就离世了，家成不能理解！对于母亲的迅速改嫁，家成更不能理解！

其实，家成与和平小时候是见过面的，只是他们都不记得了。那是1948年的一个仲夏夜，丙坤带着他的宝贝女儿去金镇见吴伯恩，丙坤和

伯恩都喜欢诗词书画。只是丙坤更开朗豪放些，伯恩则内敛而细腻些。伯恩说话慢条斯理，举止优雅有度。丙坤那次拜访是想和老同学一起探讨一下未来的政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博弈结局。伯恩是坚决反对出逃的，认为出逃本身就是宣布自己有罪。还以丙坤的表姐夏静之为例，认为她提前的离任，去往美国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丙坤觉得老同学的话有道理，加上太太郭瑞芳也坚决反对出逃，他就放弃了携全家离开故乡的计划，直到一年后不得不逃的那一刻。



没想到，命运在多年后，又将和平与家成摆弄到一起。家成眉眼间那股淡淡的忧伤深深吸引住了和平。或许家成外在的忧伤正是和平深藏不露的内在情感表现，两个同病相怜的年轻人很快就相恋走到一起。然而，出乎和平意料的是，她 and 家成的交往遭到外婆和母亲激烈反对。理由是家成母亲的品行问题。两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女人认为：水性杨花的女人必定会影响到她的孩子们。然而，陷入热恋的和平完全不能接受母亲和外婆的偏见，毅然决然地嫁给了家成。

婚后他们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和平以为这就是自己最好的选择、最好的命运了。

但生活常常在人自以为可预见的路途上突然转弯，引领当事人走向一条不可知的道路。1981年深秋的那个下午，正是曾和平未料的那个人生转弯点。

那天下午，曾和平如往常一样将做好的煤球一摞摞搬到三轮车上，准备给客户送煤。煤厂宋书记带着一位中等身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四个兜干部服的中年男人走向她，对她笑着招呼道：“和平，不要干活了。这位是县政府派来的张主任，他要找你谈一谈。走，到我的办公室去吧！”和平听了，心一下子揪起来，浑身开始不自觉地抖动，脑子嗡嗡作响，呆立在原地，迈不开脚步。从她记事以来，政府派人找她家人就没有任何好事，现在突然派人来找她，而且是从小县政府派来。她在心里惊呼：天啦，我做错了什么？

宋书记和张主任看出了她情绪的变化，互相看了一眼，宋书记微笑着对她说：“和平，没事。张主任有好消息要告诉你。走吧，到我办公室去谈。”和平听宋书记这么说，先前的紧张感略微减轻了些，脚似乎可以迈步了，但心里还是惴惴不安，跟着二人走进了办公室。

宋书记让她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破天荒地给她倒了杯水，放在她面前说：“和平，累了吧！喝点水。”然后转身对站在一旁的张主任说：“张主任，你们聊。我去找人把和平的活干了。”说完走出办公室，把门在身后轻轻关上。

室内一片寂静，和平低着头，心里扑通扑通乱跳，脑子里尽力回想自己最近有没有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时间仿佛在短短的寂静中凝固了。一道斜阳穿过窗户照在和平的身上，她那身深蓝色的劳动服黑迹斑斑，戴着黑乎乎线织手套的双手交叉握在胸前，头低垂着，仿佛在等待一场审判。张主任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女子，禁不住叹了一口气，拖过一把椅子，与和平面对面坐下后，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说道：“曾和平同志，我们组织上到你曾读书的学校和工作单位进行了调查，了解了你的一切情况，知道你这么多年受了不少委屈！”

曾和平听张主任这么说，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抬眼看着张主任，只见他非常诚恳的表情，眼中还流露出怜惜。和平的眼泪水一下子如泉水从泉眼中扑簌簌喷涌而出，她赶紧抬手，用手膀子把喷涌的泪水迅速擦掉。在她三十五年的生命里，第一次有领导干部对她说，你受委屈了！张主任很理解地看着她，待和平情绪稳定下来后，接着说：“和平，你父亲曾丙坤先生还活着。他最近从台湾来信，寻找你和你母亲。”

曾和平一听这话，嘴不自觉地哆嗦了，结结巴巴地说：“领导，我们不知道他还活着，也从没收到过他的信。”张主任见状，微笑着对她说：“和平，不要紧张。你爸爸曾丙坤先生在抗战中为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我们党是了解的。现在我们政府正在拨乱反正，像你父亲这样的老兵，我们希望他们以后能有机会回大陆看看，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说着从身边的包里取出一个深咖啡色的信封，递给曾和平，和平抖抖嗦嗦伸手接过信，只见信封上是几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江縣水鎮鎮政府收”，寄信人是曾丙坤。和平再抬眼望向张主任，张主任点点头说：“读读你父亲的信吧。”

和平这才将黑乎乎的手套脱下，快速地把信从信封里掏出来，一目十行地把信快速浏览了一遍。说实在，信不长，信的大意是：作为一位爱国老兵，离家几十年，希望政府能帮忙找到失散多年的妻子和女儿。和平的心开始禁不住地砰砰乱跳——这是失散了三十二年的父亲的信！这是父亲的亲笔信！她下意识抓紧信的边缘仿佛紧紧抓住了父亲的手，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张主任站起身来，四处张望，从门背后取下一块挂着的干毛巾，伸手递给和平说道：“哭吧！把这么多年的委屈都哭出来，就轻松了。”张主任这么一说，和平反倒渐渐止住了哭泣，快速用毛巾擦干眼泪。喃喃细语道：“对不起，领导，我不想哭的。谢谢

你！”然后又低下头，用手抚摸着信封，安静地等着张主任发话。

张主任看着渐渐平静下来的和平，把刚坐过的椅子往和平面前挪了挪，坐下、说：“和平，你在煤厂已经工作十八年了。宋书记对你的评价很高啊！说你这么多年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上级领导考虑到你的年龄，已经不适合在煤厂工作。现在两个单位有名额可以供你选择：一个是纺织厂，另一个是菜市场。你好好想想，想去哪家，你想好了，就直接去镇政府告诉办公室王主任，他会为你安排好一切。至于你父亲的这封信，除了母亲，暂时不要告诉别人。因为是给镇政府的，所以我们需要保留在档案室里，以备后用。你们可以写信给曾丙坤先生，写好的信交给王主任，他会帮你们寄到台湾。”



那天黄昏时刻，和平踏出她工作了十八年的煤厂大门时，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她第一次回头望向这个曾留下她青春岁月最多的地方，不由自主地注视着那扇铁门，那个进进出出无数次锈迹斑斑的黑色铁门，在夕阳的余晖下，竟有些许神圣和庄重的感觉。这是她过去无数次盼望可以早日离开的地方，现在机会从天而降，可以离开了，心里却莫名地升腾起一丝眷恋。和平调转身子，对自己这份没来由的依恋生气。心里自怨道：和平，你真贱！被虐久了，还习惯了不成……

于是，和平坚定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煤厂。随后，她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最初梦想进入的纺织厂，选择去菜市场工作。如今的她不再幻

想自己身着白色的工作服，在隆隆的纺织机间如燕子般来回穿梭。她清楚意识到：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还有年迈的外婆、母亲需要照顾，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菜市场工作会为这个家庭带来更多实际的好处。

和平的人生因着父亲的再度出现似乎越来越光明了。她的身份从“反革命子女”转变成了“统战侨属”。虽然她和父亲的通信还要受组织的审查，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郭瑞芳与曾和平这对尝尽了人间冷暖的母女，对远在异乡的亲人能说什么呢？当然是报喜不报忧！把政府对她们母女俩的关怀娓娓道去，特别是当政府把父亲在河南洛阳的两间房产归还给长期滞留在洛阳的郭瑞芳后，母女俩更是在信中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的感恩戴德。反倒是父亲曾丙坤的来信里常常夹杂着对现状的不满，称自己虽生活在富有的台湾，但犹如“天堂里的乞丐”。

从父亲的来信中，和平了解到父亲先从上海逃到香港，身无分文的他只能靠卖苦力谋生。后又重新加入当地的新建军队，再后来随部队转移到台湾。到了台湾贫病交加，靠着国学的教育背景，最终在台北一所中学谋到一职。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李姓阿姨，阿姨只身带一男孩生活。当父亲和李阿姨组成家庭后，那个男孩改姓了曾，曾丙坤也待他如同己出，只是对远在大陆的母女从未忘怀。由于慢性肺疾加重，曾丙坤不得不辞去台北的工作，把家搬到了与和平母亲同一个小城瑞芳生活。母女俩由此都感受到父亲的用意与深情。

说实在，曾和平一开始还担心父亲的再婚会让母亲不悦，却未想到母亲得知这消息，表现出由衷的欣慰。她道出压在她心中多年的愧疚——和平的父亲早年就想带她们母女离开大陆，但是她坚决反对。她在抗战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已经痛失了一儿一女。抗战胜利后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在家乡过上了安稳日子。为什么还要离乡背井？她不愿意！丙

坤理解她，也依从了她，结果……

现在她得知失散了多年的丈夫还活着，而且身边还有人照顾着，那个深藏于心的愧疚稍稍有些释然。她对女儿说：“和平，你爸跑了一大圈，最后落脚在和我名字一样的城；我不想跑的人，结果跟着伊也跑了大半个中国，最终住回到了他为我们买的房子里。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命！再强的人强不过命！我和你爸能有今天的结局，也算菩萨保佑！你给你爸写信，总归要说好，不要让他为我们担心。他有人陪，我有你陪，晚年都不寂寞了。”

和平听母亲这么说，再看她老人家坦然接受命运加给她一切意外的无怨态度，她从心底对母亲产生敬意。然而，和平还没有修炼到这种人生境界。如果说之前她心里不敢对生活有任何奢望，那么现在，自从收到父亲的消息后、自从离开煤矿后、自从政府将洛阳的房产归还给她母亲后，她觉得属于自己的幸运之马正向她缓步走来。她强烈感受到心底深处被压抑太久的那种对自由的向往如饥似渴。她不愿像母亲那样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她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一种波澜起伏的壮阔。天遂人愿1984年和平独自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旅……



事情的缘由要回溯到1983年的一个夏日午后，和平被镇领导叫去开会。到了会议室，和平发现今天的会议主题是听一位侨属从美国回来后的见闻报告。出人意料的是那个侨属居然是她中学的同学马倩倩。马倩

倩几个月前应美国姨妈的邀请去了趟美国，现在如期归来。作为爱国华侨必须报告一下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看法与感受。

马倩倩在会前，先拿出自己在美国拍的一摞彩色照片，让与会者传阅。然后才站到台前，对大家报告。她说：美国是先进的，家家都有电视机。洗衣服有洗衣机，衣服也不用拿到外面晒，有一种叫烘干机的机器就把衣服都弄干了。几乎每家人家都有小轿车。不过，……

和平眼睛盯着那些色彩绚丽的照片，思绪飞扬。马倩倩说的话就像耳边吹过的微风，舒适却抓不住。她的心早已经飞到照片里的那个世界——那是她梦寐以求的世界！是她的亮晶晶的小粉裙的世界！是冥冥之中属于她的世界！她如何能走进属于自己的世界呢？

马倩倩报告完毕，得到了镇领导高度评价，表扬她对祖国的热爱，对资本主义社会清晰地了解和认识。最重要的是马倩倩同志不被资本主义的表面繁华和高薪所吸引，按时回到了祖国怀抱，值得全体与会者学习。马倩倩红着脸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下了讲台，走出了会议室。

和平悄悄起身，按捺住自己澎湃的心，跟随马倩倩进入厕所。她清理了一下喉咙，压低嗓音轻唤道：“倩倩，还认得我吗？我是曾和平。”

倩倩回头，打量着眼前的曾和平，笑道：“和平，是你呀！你怎么也在这儿？”

和平说：“我还奇怪，你怎么就成了侨属，还去了趟美国呢？”

倩倩看看四周，对和平说：“等会议结束，我们到外边再聊。”

会议结束后，她们一前一后分别离开镇政府大楼。到了街上两个女